

大哥,我不再是任性的捣蛋鬼

倾诉人:兰秀,45岁,白下区

在我20岁的时候,大哥去世了。这么多年过去,他弥留之际在病床前为我立下的遗嘱常常在我耳边回响。遗憾的是,还没来得及报答他,他就去了。可庆幸的是,他不在了,我依旧可以报答他的爱。

我是大哥最宠爱的捣蛋鬼

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,上面有四个哥哥,可是我只跟大哥要好。大哥比我大11岁,我还小的时候,他就已经高中毕业当上了中学老师。

大哥在家里很有威信,几个哥哥都有些怕他。可是对我这个调皮捣蛋的妹妹,他特别宠爱。一次班干部选举要写发言稿,我缠着他帮我,他偏不答应,我又哭又闹,一直到了晚上。第二天一早,我醒来看见发言稿放在床边,这才知道大哥熬夜帮我赶工,说不答应只是故意逗我。

初中的时候,我到了叛逆期,看到别的同学家里条件好,而我连辅导书也买不起就觉得压抑。我跟大哥抱怨过,他没有责怪我什么,只是告诉我现在生活已经很好了,他读书的时候家里连交学费都很紧张。几天后,他悄悄地用自行车给我拖回来一套数理化辅导书,一共有十来本,花了好几十块钱。而那时候他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30块。

大哥谈恋爱的事儿我也是一清二楚。嫂子是别人给介绍的对象,那时候她每次来我们家,我都屁颠屁颠地跟在他们后面。大哥的房间在我楼上,我总是赖在他房里不出来,当电灯泡偷听他们说话。

谁也没有想到他病得这么重

大哥成婚后和嫂子还是住在家里,不久后,他们有了

一个女儿。大哥学校的工作一直很忙,他还经常在外面进修,吃不好也休息不好,每次回家我都发现他非常劳累。那段时间,嫂子为了工作方便平时常住在她母亲家,对大哥也有些照顾不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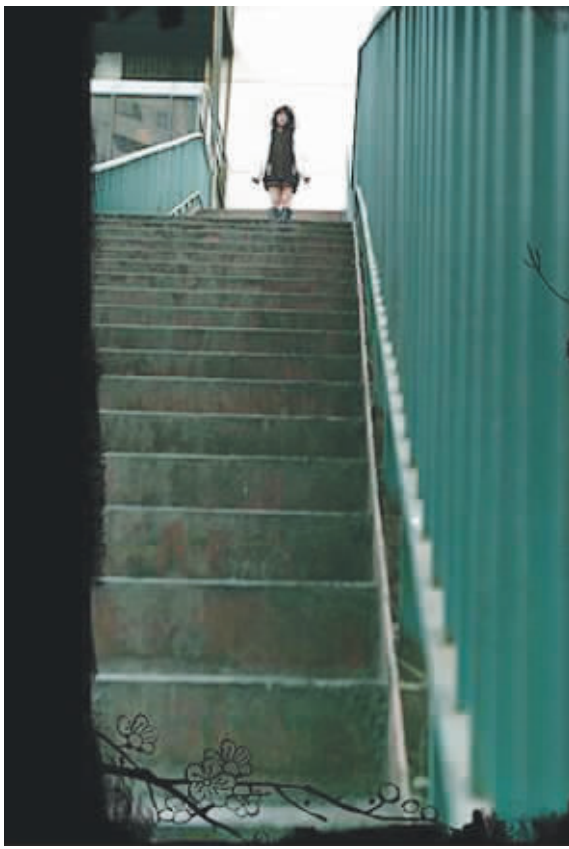
那两年,他犯过几次肝病,疼痛不已,四肢无力,但是发作一阵后又好了。我们都以为是一般的肝炎,谁也没有想到,大哥的病根此时已经埋下了深深的隐患。

1983年7月,在学校里的考试结束以后,大哥终于支撑不住,住进了医院。大哥被诊断为病毒性肝炎。

一天,我去医院看他,他正埋头读报。我把手藏在背后,像一阵风飘到他面前,神秘地说:“大哥,猜我带来了什么?”“让我想想。”他温和地笑着,忽然一本正经地说:“兰,看谁来了。”我扭过头,他趁机抢走了我手上的东西。

我给他带去的是学生的成绩单,有一半人高考中了榜。大哥非常欣慰,我却心疼地给他下了命令:“看把你累的,以后不许你再带毕业班!明明有病还加班,要不然现在也不会这样?”大哥看着我较真和焦急的模样,不停地哄我。

那天,大哥告诉我一个好消息,说化验单刚刚出来,转氨酶正常了。我不由抓住他的手,高兴得跳了起来。“这下可好了,黄疸一降下来,就能出院了。”可是,他、我、医生和所有的人都没想到,一个星期过去了,黄疸非但没降,反而越升越



高,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。

大哥临走前交待我不要任性

我怀着一颗忐忑的心来到医院,眼前的一切都是冰冷和灰暗的。我走到病房门口,没有立刻进去。隔着玻璃窗,我听见护士长一边挂水一边和大哥说:“转氨酶是降了,黄疸只要一降下去就行了,你要好好配合我们,不要背思想包袱。看你家人和学校的老师对你多好,那么多人来看你。还有你妹妹,多么懂事……”

我站在门外,感觉到脸迅速涨红,泪水也奔流而出。这是

羞愧的泪水,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的不懂事和淘气,恨不得能时间倒转,让我从头开始!

我推门走了进去,和大哥充满慈爱的眼睛四目相对。大哥轻声地招呼我坐到他身边,我用手替他梳着有些乱的头发,看到他头皮都黄了。我又轻轻抚摸着他的手,手背针眼挨着针眼,结着小小的疤,指甲已经长长了,也是黄的。他抓住我的手,轻轻捏着,望了望我说:“你的小收音机在我办公桌抽屉里,还没修好,回家把我的拿去听。”我只觉得一阵心酸冲向脑门,顿时双眼涨满了泪水,于是急忙低下头,用变了调的

声音回他:“我现在不要听,等你回家修好再给我。”

“等你回家”这四个字我听得特别重。大哥抚摸着我的脑袋,一下说了很多话。“兰,你还小,好多事都不懂,但要知道,生活是复杂多变的,人生的道路曲折曲折,风浪波折都难免。今后的道路还很长,不管遭遇什么,都要经受得住。你很脆弱,依赖性强,这样不好,爸妈年龄大了,你要多多照顾他们,不要再任性了,有时间多看点书……”我再也听不下去了,双眼直愣愣地瞪着,害怕只要稍一转动眼珠,那积聚的泪水就会止不住夺眶而出。

我把他的爱回报给了侄女

当我再一次去医院病房时,推门而入,看到的就是一张空空的床铺。大哥走了,一切都空了。

那是8月的一个晴天,却忽然下起了滂沱大雨。我跑出医院,失魂落魄地踩着自行车……

那晚回家后,我去了大哥的房间,情不自禁地躺在了他的床上。忽然,台灯熄灭了,我大叫一声:“大哥,你别逗我!”恍惚惚地,我真的觉得大哥没走,他就在我床头像过去一样逗我生气,逗我开心。

我跟父母提出,要搬进大哥的房间,他们都知道我们兄妹情深就一口答应了。一直到出嫁,我都是睡在大哥的房间,很多个夜晚,我都觉得大哥仿佛还活在这个世界上。

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,大哥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。我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呵护她。前两年,我为她找到了一门好亲事,现在小两口过得很不错。这就好像一个轮回,过去大哥对我的种种,我都回报到了他女儿身上,这也让我能够宽心一些。见习记者 王凡 整理

当初真该多陪婆婆聊聊天

倾诉人、执笔人:陈蓉 30岁

婆婆一来我家就犯病了

婆母来的那天,下着鹅毛大雪,天寒地冻。因为连续坐了几十个小时的火车,婆母虚弱的身体有些承受不了,我暗暗地祈祷,她可千万别犯哮喘的老毛病呀。

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,第二天,我就发现婆母不对劲。老公把婆母送到医院,治疗了半个多月,总算是好了。医生说,婆母身体弱,需要调养,不能受刺激。

因为听不懂婆母的方言,往往说一句活得好几遍才能弄明白她的意思。我听不懂,就敷衍着点头。婆母总想抱她的孙子,可是我觉得,孩子抱惯了就放不下了。于是,我对她说:“你别抱他,让他躺在那儿,你逗他玩就行了。”

一天,老公对我说:“妈想抱孙子,你就让她抱吧,你是学医的,应该知道哮喘不传染的!”我一听就火了,这哪跟哪呀,一定又是婆母向儿子告状了!

她走了30里路为孙子求佛珠

婆母在我家住了不到两个月,近年关时,却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去。我心想,老太太怎么这么多事呀。这会儿走,谁送她?

老公拗不过她,只好请假送她回家。

送走了婆母,我想这个年怕是要和刚满百天的儿子一起过了。没想到老公却赶在年三十回来了。他说:“妈说让我赶回来陪你们过年,说你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,怕你孤单……”最后,老公拿出一串佛珠,说这是寺庙里开过光的珠子,是婆母送给他小孙子的。虽然老公反对婆母信佛,可她还是瞒着他独自一人悄悄徒步三十几里去了寺庙,捐了她积攒下来的钱,求来了这串佛珠。

老公说,婆母的哮喘病还是因他而得的。他出生时正值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,公公被公社派去修水库,婆母正怀着她,眼看快到生产的日子了,家里一点存粮都没有,孩子生下来后吃什么呢?没办法,婆母就拖着笨重的身子跟同村几个妇女背了些红薯去外地换些粮食。回来的路上,遇到了暴雨,婆母挺着个大肚子一步一滑挣扎着几乎是爬着回了家。回家后就病倒了,早产生下了老公,也从此落下了哮喘的毛病。

当初真该用心陪她说说话

婆母不在,家里安静多了,可我却无法安然入睡。夜里起身到客厅,看着那串黑亮的佛珠,就想到婆母瘦弱的身影孤单,心里酸酸的。我暗暗地决心,等我们搬了大一点的房子,一定再接婆母来住,一定要好好地孝敬她。

然而,所有的决定都成了永远的遗憾。刚过完春节,大哥就来电说婆母走了。我说年前不还好好的吗?大哥说:“妈执意要在冬天去你们那并很快就回来,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撑不过这个冬天了。去之前她就对我说,死之前一定要去你们家看看,要不到了那边没办法向咱爹交待。她匆匆回来,是怕死在外面,她说那会吓着你们的……”那一刻,我不禁泪雨倾盆。

我恨自己当初为什么没能用心听婆母说说话。

为什么我爱的人都不懂得珍惜?

倾诉人:阮诗诗 女 29岁 自由职业者 玄武区

丈夫婚前婚后判若两人,让我生不如死;总算挣脱了婚姻的枷锁,我却坠入了另一个甜言蜜语的陷阱。才29岁的我,已不敢再相信爱情。

前夫逢人就说我“不会下蛋”

我从小喜欢读言情小说,有时也会写点少女怀春的文章,可从来没见过能让我有感觉的人。直到23岁,家里人见我一点动静没有,都很着急。这个时候,我在一次聚餐时,认识了同学的表哥吴强。他立刻开始追我。在周围人的不断催促下,我稀里糊涂地答应了他的追求,半年后就领了证。

婚后的吴强像是变了一个人。他这个人虽说不上有多浪漫,但至少以前还知道送花,请看电影,而现在只知道回家吃饭、睡觉,然后出门打牌。我有时候希望丈夫能多关心我一点,他却觉得不耐烦。一次争吵中,他说出了心里话。“告诉你,既然是我要进门的媳妇,就给我安生点,别老琢磨花花肠子!”婚后我才知道,他对我也并不是很喜欢,只是自己年近30,家里催着抱孙子,这才急匆匆地跟我定了下来。

就这样,我们貌合神离地过了几年。他的事我从不关

心,我的事他也懒得过问,只除了一点——我的肚子。他隔三岔五就为这教训我:“你爸妈都急了,你咋还没动静!”

不堪忍受的我提出了离婚,他死活不肯签字,我便主动提出把婚房留给他。这次他同意了,不过顺着到处诉苦,说一切都是因为我“不会下蛋”。其实我做过检查,一切正常。或许是我的身体对他本能的厌恶吧,真的一直没怀上。在我的家乡,女人家要是背上了不育的名声,很难再嫁。家人也觉得我成了累赘,冷言冷语。我决心出来打拼,远离这些是非。

我主动联系上了围城里的他

在南京,凭着一手文采和一手好字,我找了一份公司文书的工作。打打字,管理文件。收入虽少,但起码在这个新环境,让我重新振作起来,我才29岁,还有的是机会找到自己的真命天子。

在一个常去的论坛里,我留意到这样一则签名:“婚后的生活平淡得让人发疯。如果这辈子都体验不到刻骨铭心是什么滋味,那无异于白活。”刚从围城里走出来的我,对这样的感慨再熟悉不过了,于是主动联系上他。

这是个很坦率的人,一开始就告诉我他的真名:宋子寒,家住镇江,并坦言自己有家庭,还有个孩子。我们不由惺惺相

惜起来。就这样,我们互相倾诉起生活的不如意和对真情的憧憬,每天都要上网聊两三个小时。2个月后,他提出要来南京见我,我同意了。

眼前的这个男人中等身材,疏眉淡眼,掉进人堆都难找到吧。虽说我对恋人的外貌并没有太多要求,可看到宋子寒第一眼还是不免失望。但我依然面带微笑跟他吃了顿饭。

当晚12点,睡眼蒙眬的我被一通电话吵醒了,一看是宋子寒。他说自己晚上怎么也睡不着,我隐约感觉到他的用意,却还是问了一句,“为什么?”“因为你,因为我对你一见钟情。”当时我并没有被这火辣辣的表白冲昏头脑。只觉得,有个人仰慕自己,倒也不错。

辞职后他给我莫大的安慰

只身在外,一个女人过得并不如意。公司的同事们都是些上了年纪的妇女,见惯我的打扮,经常冷嘲热讽。有天上班,我发现自己的电脑被人动了手脚,里面的资料都不见了。我把自己的怀疑反映给领导,领导却觉得我在为自己的失职找借口。“这样的地方不待也罢!”一气之下,我辞职了,并开始自暴自弃,整夜整夜地不睡觉,抽烟。照照镜子,浮肿的脸,凌乱的头发,人不像人,鬼不像鬼,大

概就是说我这般的吧。

电话又响了,接通后是他焦急的声音,“千万不要做傻事!手机不许关!我会永远陪着你!”又带着满脸泪痕,再次晕沉沉地睡去。一觉醒来,却发现他已经在我楼下,真没想到他会这么不顾一切地冲过来找我。我抱着他大哭,他不停安慰着我,“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”等我平静下来后,人生地不熟的他又再次冲出去,带回来热乎乎的熟食,有饺子、面条和卤肉。突然,只觉得“嘎”的一下,我明白,心里那扇紧闭已久的门终于开了。

换上一套精致的蕾丝睡衣,我招呼宋子寒过来,他却突然沉默了,欲言又止。看出他的心思,没等他开口,我就脱口而出,“放心吧!我什么名分也不要!能跟着你就行!”他感动地抱着我,“老婆,我不会辜负你对我的好。”

我的热情反让他退避三舍

此后每个月,我们会相聚一次,每次都是他来南京。后来迫不及待的相思,让我忍不住悄悄跑去看他,给他一个惊喜。出了车站,我这才告诉他,“老公,我想了吧,我就在你家的车站。”“开玩笑吧!”我赶紧强调是真的,而他却突然严肃起来,声音里没有往日的温情脉脉,“你怎么来都不告诉我一声?”



征集“南京人的情感故事”

如果你有难以忘怀的情感经历,无论是亲情、友情还是爱情,我们都将聆听你的倾诉。可以投稿也可提供线索。热线:8478352(星期日至星期一中午12点以后)信箱:kbinsheng@126.com;论坛:www.js.cn·论坛·都市杂谈·都市情感